



# 略谈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

刘志尧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赓续至今的文明。中国历史文化始终在动态重构中不断演进。中华文明为何能五千年绵延不绝?中国历史为何能持续演进?这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开放包容且兼具持续重构的特质。史前至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与形成期;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如仰韶、龙山、良渚等,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夏朝标志着“家天下”世袭制的开端,商朝的甲骨文确立了成熟的文字系统。

纵观其历程,中华民族从西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过七次文化重构,由此中华文明展现出几个突出特性:连续性——经典与精神一脉相承;包容性——不断吸收融合佛教、西学等外来文化;统一性——追求“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以及创新性——在传承中持续自我更新。梳理并理解这一历程,有助于我们精准把握中华文明深厚的底蕴与内在发展逻辑。

## 一、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跨越

目前关于中国母系社会的起始阶段仍存在学术争议,有观点认为将其界定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缺乏中国本土考古学或文献学的实证资料,难以判定该时期是否为母系社会;而根据2025年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表在《Nature》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分子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已验证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750年至4500年)存在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这表明中国母系社会至少在距今475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仍存在。

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的文化遗址,更直观地看清它的起止脉络:距今约20万—5万年应是中国母系社会的萌芽期,其代表遗址是

属于早期智人的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以及属于晚期智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都属于智人范畴,智人出现后,前氏族公社时期相对松散不稳定的血缘家族逐渐被更稳固持久的氏族公社组织代替,推动社会从原始人群向氏族过渡。

距今约7000—5000年是中国母系社会的繁荣期,其代表遗址是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半坡遗址距今约6000余年,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村落,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45座房屋遗迹、200多个窖穴、250多座墓葬以及近万件生产生活用具,还发现了厚达18厘米的朽化小米,足以证明当时农业已较为发达。彼时,农业和陶器出现,女性承担采集食物、烧制食品等工作,为部落生存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在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依托母系氏族的维系,当时已形成大型聚落和公共墓地,成为母系繁荣期的明显社会特征。

距今约5500—4000年是中国母系社会的转变期,其代表遗址是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及龙山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至4000年,正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权制的阶段;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余年,是典型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多父系氏族社会文化。彼时,随着犁耕农业发展,男性体力优势凸显,同时像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所呈现的,对偶婚的出现促使母权制逐渐瓦解,社会权力中心逐渐转向父系,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也证实了贫富分化出现,充分表现出转变期的社会特征。

母系社会的兴衰,核心原因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早期,女性主导的采集农业能稳定食物来源;随着技术进

步,男性主导的犁耕农业成为主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 二、周公创立宗法制,以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

周公的宗法制,是在三千多年前为华夏文明奠定“伦理与政治同构”的根基。他以“嫡长子继承制”取代了容易引发内斗的兄终弟及,用血缘等级秩序(大宗、小宗)构建起“家国一体”的统治网络。这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革命,更通过制礼作乐,将道德规范融入国家治理,为中国此后三千多年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基因。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型。在周公所处的西周时期之前,人类社会仍存在母系社会的遗留,这一现象自然逃不过周公的洞察。于是,周公决定推行彻底的制度变革,明确要求男性组建家庭并承担家庭责任,所生子女随父姓。于是产生了“宗法制”。宗法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个核心是用血缘亲属关系来分配权力和财产,从而稳固“家天下”的统治。

周公创立的宗法制,核心规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强调父系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它要颠覆和防范的,正是更古老的母系社会遗存。周公创立的宗法制,针对的就是母系社会难以避免的弊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母系社会逐渐向父系社会过渡,而宗法制正是在母系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家长制,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是对母系传统的一次彻底革命。周公的宗法制用“父系”取代“母系”,明确规定世系按父亲计算,彻底断了舅舅传外甥的按;用“嫡长子”取代“外甥继承”,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是唯一的王位或爵位继承人。其余儿子,包括嫡

次子和庶子,则被封到各地,成为诸侯或卿大夫。这一规则有效解决了权力交接时的兄弟争夺问题,建立了从父亲到亲生儿子的稳定垂直传承,权力可以代际积累;用“家国同构”取代“氏族共产”,把家族内的父子、兄弟关系,放大为国家的君臣、上下级关系,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

大宗与小宗是宗法制的等级体系,这一体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类似树状的层级结构:大宗即嫡长子一系,如同“树干”,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比如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王位严格按照“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规则由嫡长子世代继承。小宗则是被封出去的其他子嗣,如同“树枝”,需要服从大宗的管理。而且大小宗的关系并非单一,在小宗内部还会再划分出大小宗,比如周天子的弟弟被封为诸侯后,他的嫡长子就是其封国的大宗,其他儿子则为小宗。同时,大宗与小宗之间权利义务明确,小宗有义务向大宗纳贡、出兵征伐,大宗有义务保护小宗、调解纠纷,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家”与“国”一体的政治体系。但于自身的子嗣而言,他们又成为了大宗。这样一来,大宗永远是大宗的领袖,但大宗也需要小宗的支持来保卫王族。同姓不婚是情感的纽带。周公及周代先民发现近亲婚配不利于后代繁衍,于是规定同一姓氏家族内部不能通婚,必须娶外姓(如姜姓、姬姓)女子,形成“姬姓为妻,异姓为亲”的联盟。宗法制包括分封制,分封制是制度基础。宗法制是“软件”,分封制就是“硬件”。天子把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如妻子牙被封于齐),让他们建立诸侯国。诸侯继而再将土地分封给家臣,从而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格局。

# 墨韵流芳 行山致远

### ——“行山”水墨印象艺术展暨京海文化沙龙第二期侧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京。代表作《春游什刹海》长卷获国家一级收藏,作品屡登中国美协全国大展及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殿堂,是一位深耕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探索者。

步入展厅,墨香扑鼻。一幅幅水墨佳作错落有致,而正厅那幅张力十足的素描肖像尤为引人注目。遒劲如铁的线条勾勒出一位老者深邃的灵魂,正是主人公沈成全先生。其作如其名,“行山”——既有大山的厚重沉稳,又具行者的灵动摇曳。

在水墨氤氲间,他将自然的敬畏与生命的体悟,化为笔下富有韵律的点点与斑斓的墨色,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水墨印象”。

“行至深山谷幽邃”,此句恰是沈成全艺术创作的注脚。他不拘泥于物象之形,而重神韵之取。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皆在其笔下焕发新生。他以心观物,以情入画,令观者在审美之余,更能触摸到那份超脱世俗的宁静。正如他所说:

“笔墨不过是因象赋形,终是表象;高山仰止,究其根本,心生则法生,心静则如莲出水。不滞于一花之颜、一物之相,方见真性情。”此亦人生之境界。

活动现场,书画家、作家及非遗传承人等济济一堂。沙龙环节,沈成全分享道:“创作时,艺术家需调动直觉、修养与灵感的共振;而读画,亦不仅是观看,更是思考。品味其韵味,悟其道,方为读画。”席间,众嘉宾围绕其艺术展开热议,从笔墨技法到哲学思辨,从传统文脉到现代审美,思想火花频频迸发。

“行山”无尽,艺海无涯。此次展览如同一座虹桥,连接古今,沟通雅俗,亦是京海文化空间致力于激活城市文脉、繁荣艺术生态的生动实践。

# 重温连环画经典 点亮新时代童心

## 主题连环画专题展亮相大同规划展览馆

本报讯(记者 李炯)6月1日,“重温连环画经典 点亮新时代童心”主题连环画专题展在大同规划展览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是我市首次集中展出《西游记》、哪吒神话系列经典连环画,并配套推出沉浸式线下互动体验活动,一经开展便热度满满,吸引了众多市民家长携孩子前来观展打卡。

本次展览内容丰富、板块清晰,精心设置五大特色展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连环画这一传统艺术的风采。“红色记忆”板块以革命题材连环画为载体,生动再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国风童趣”板块聚焦盛世生活图景,以鲜活童趣画面烘托浓厚的节日氛围;“家风传承”板块依托通俗易懂的传统故事,潜移默化传递孝善、守信、勤俭的优良家风;“神话经典”板块重磅展出全套珍藏版《西游记》及哪吒系列连环画,原汁原味还原“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家喻户晓的经典神话桥段,复刻一代人的童年记忆;“综合回顾”板块系统梳理连环画的发展历程与艺术脉络,深度展现传统手绘艺术的文化底蕴。

据了解,“红色记忆”“家风传承”为展馆常规展出内容,全新亮相的《西游记》、哪吒主题珍藏画集,成为本次专题展的核心亮点。展馆集中陈列《哪吒》《哪吒出世》《封神演义》等全套珍稀珍藏版本,内容包罗万象,情节跌宕起伏。老版连环画独有的复古质感、传神线条与经典构图,不仅完整留

存了传统IP的精神内核,镌刻着几代人的美好童年印记,更以直观鲜活的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中华传统神话文化的博大精深。

为让观众体验更具趣味性、沉浸式,本次展览同步配套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线下特色活动。展馆配备专业讲解员,为观展群众提供免费公益讲解服务,专门开设连环画创意填色体验区、手工创作操作台,小朋友可亲手绘制、制作《哪吒大战孙悟空》主题专属连环画作品;同时常态化开展神话连环画趣味知识有奖问答。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让成年观众重温童年时光,也让广大少年儿童在玩乐体验中品读古典经典。

开展首日,大同日报社小记者团作为首批特殊观众走进展览馆,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国粹研学之旅。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赏画作,详细记录见闻,深入了解连环画的发展历史与文化故事,近距离感受红色文化、家风文化与古典神话文化的魅力。

展览期间,主办方还特邀我市文化学者,举办“重温连环画经典,点亮新时代童心”主题交流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连环画的文化价值、育人意义、传播路径展开深入交流。

据悉,本次主题展览由市文明办、市文旅局、平城区委宣传部指导,市文化艺术中心、市连环画收藏促进会主办。每日9时至17时免费对外开放,市民无需预约即可入场观展。



图为观展现场。

# 市图书馆公益讲座传授“幼升小”衔接妙招

本报讯(记者 李炯)5月30日,由大同市图书馆学会、大同市图书馆(大同市少儿图书馆)主办的“六一筑梦,衔接无忧——科学做好幼升小,助力孩子轻松入学”公益讲座举行。活动聚焦家长普遍关心的幼小衔接问题,为广大学龄前儿童家长送上专业、实用的育儿指导。

讲座现场吸引了众多学龄前儿童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聆听学习。主讲人围绕“幼升小”衔接的关键痛点,从心理、生活、学习、社交四大维度系统讲解了科学衔接方法,并针对阅读识字、表达沟通、数感、拼音四大核心能力进行细致指导。活动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有效回应了家长的育儿困惑,引导家长以科学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此次讲座是大同市图书馆学会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践行全民阅读推广的具体举措。旨在从少儿阶段推动阅读习惯养成,搭建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衔接桥梁,充分发挥图书馆学会的公益服务价值,帮助幼儿平稳过渡到小学阶段,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社会氛围。

讲座内容涵盖心理、生活、学习、社交四大维度,深入解析幼小衔接的科学路径,特别强调被严重低估的“游戏能力”以及家长“真正陪伴的能力”。通过引导家长从焦虑转向行动,以正确的方法和从容的心态,为孩子搭建平稳过渡的桥梁。

困惑,引导家长以科学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此次讲座是大同市图书馆学会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践行全民阅读推广的具体举措。旨在从少儿阶段推动阅读习惯养成,搭建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衔接桥梁,充分发挥图书馆学会的公益服务价值,帮助幼儿平稳过渡到小学阶段,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社会氛围。

讲座内容涵盖心理、生活、学习、社交四大维度,深入解析幼小衔接的科学路径,特别强调被严重低估的“游戏能力”以及家长“真正陪伴的能力”。通过引导家长从焦虑转向行动,以正确的方法和从容的心态,为孩子搭建平稳过渡的桥梁。

# 登大同城墙,不可错过这一站

本报记者 赵小霞

相遇大同,爱上大同。读懂这座城,除了街巷的市井烟火、云冈石窟的厚重、悬空寺的奇绝,还有那圈着古城转了一圈的大同城墙,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全长7.2公里的城垣,串联起东南西北四座城楼的迥异风光。本期《相遇大同》,我们走进城墙内的大同城墙遗址陈列馆,去探寻这座古城2300多年建城史的沧海桑田。

大同城墙遗址陈列馆位于大同古城西城墙南段,清阳门内街,分上下两层布局。馆内核心展区为一段长46米、高11米的城墙夯土遗址,通过实物展览、模型和图文展板,以及多媒体影像、VR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大同城墙的历史演变、修复历程、建筑结构及文化内涵。

展馆虽小,展陈却极具巧思。步入展厅,脚下的复原沙盘最为吸睛;微缩古城内,城墙如巨龙盘踞,瓮城、月城、角楼等防御体系纤毫毕现,东小城、南小城及地标建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外地游客直观触摸古城旧貌,更让本地市民在此寻回童年的街巷记忆,找到属于自己的“根”。

沿展线深入,“城垣演变”展区通过夯土标本与城砖构件,揭秘城墙的“成长密码”。展览内容分为“千古名城”“盛世重光”“金汤汤池”“京邦藩屏”四部分,亮点纷呈:

“千古名城”记录了古城建置,旅游地标云冈石窟、悬空寺等。展示了大同1982年入选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10年,大同荣膺“中国第九大古都”与“雕塑之都”等历程。

回溯“城池变迁”,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设雁门郡,到秦汉增筑、北魏建都、辽金置西京、明清成重镇,脉络清晰可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同”之名的由来:唐代天宝年间设“大同军镇”,初现其名;辽代重熙十三年,因升格为西京,正式定名为“大同”并沿用至今。此外,常遇春改路为府、徐达筑城规划,皆奠定了今日古城之格局。

展厅内,一块“洪武四年”铭文城墙砖,诉说着明太祖时期大修往事:一组对比照片,记录了从土筑到包砖、从军事堡垒到城市地标的华丽转身。而在“城与市”主题区,泛黄的老照片里,市民曾在城下纳凉,孩童曾在城墙根儿捉迷藏,那些关于“拆城墙盖房”的日记,让冰冷的城墙有了温热的烟火气。

大同城墙并非静止的文物,它是2300多年时光的容器,装着王朝更迭与战争烽烟,也装着市井烟火与普通人的悲欢。而这座陈列馆,正是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让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都能听见历史在砖石间轻轻呼吸。

# 从平城到洛阳

### ——冯少鹏魏碑榜书的南北问道与千年回响记略

冯海

品等多元形制的精品力作,雄强榜书与精微小字相映生辉,尽显平城魏碑“骨力雄健、气象浑穆”的金石气韵,将武周山麓砂岩的粗犷与佛光的温润庄严呈现。

真正令这场展览从“优秀”跃升至“不可复制”的,是那一卷全本《佛说四十二章经》。但凡了解传佛佛教史的人都知道,这部经乃汉传佛教第一部汉译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此经,佛法东传的序幕由此拉开。换言之,白马寺不仅是释源祖庭,更是汉文佛经的诞生之地。冯少鹏用半个月时间,将这5000余字的经典从头至尾以魏楷抄摹,置于释源美术馆中,与榜书《昙曜造像记》相映成辉;一边是放大60倍的巨制,如雷鸣阵阵;一边是字字珠玑的蝇头魏楷,如清泉漱玉。一收一放,一静一动,恰如北魏书法中清逸与雄浑的两极,在此完成圆融统一。更值得玩味的是,时空的呼应:佛经翻译的起点是白马寺,魏碑从平城到洛阳,冯少鹏的魏碑榜书亦从大同城墙走向释源祖庭。历史的脚步与笔墨的轨迹,在此契合为一,完整闭合。

展览以《昙曜造像记》为核心,汇聚了冯少鹏近年创作的巨幅通屏、条屏小

现场反响之热烈,正是基于这种“体量”与“背景”的高度契合。释源美术馆虽非巨构,却自有其静谧深远的禅林气象。作品置入其中,既没有被空间吞噬,也没有挤压空间的呼吸,而是与这座千年祖庭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那巨幅榜书悬于壁上,像是从墙上生长出来的碑刻;那全本经卷展于案头,又像是刚刚译就、墨迹未干的贝叶遗珍。穿行其间,仿佛同时触摸到了北朝的石窟呼吸与汉传佛教的初啼之声,一时间,平城的雄阔与洛阳的雍容在视网膜上叠加,让北魏的豪迈与盛唐的端凝在心灵深处交汇。

从平城到洛阳,这段历史我们平时说得最多的是文字学上的流变——从《昙曜造像记》到《龙门二十品》,书风的继承与创新有迹可循。北魏太和年间迁都之后,平城旧都的雄朴书风与洛阳新都的峻朗气象相互激荡,最终催生了“龙门体”这一魏碑的典范形态。然而,以往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学术论著、碑帖考据和理论分析之中,从未有人真正以书法创作的方式,在这条路上亲自走一趟。冯少鹏的创举正在于此:他不是用学术论文,而是用笔墨本身,用榜书的视觉力

量,将那一条文脉之路变成了一场可以观看、可以感受、可以“打卡”的文化仪式。在平城,他让魏碑与城墙肌理共生,让《昙曜造像记》从洞窟的幽暗中走出,在瓮城的阳光里呼吸;在洛阳,他让魏碑与祖庭禅韵同沐,让平城的雄朴与龙门的峻朗对话。

冯少鹏曾谈起他的创意思路:让古今对话,引发北魏平城与当代平城的美学共鸣;让意境对话,汇合魏碑与古城建筑的空间交响;让人城对话,联结市民游客与家乡历史的情感互动。这三个“对话”,在大同的城墙上实现了。到了洛阳,这场对话的主题扩展为“南北问道”。而冯少鹏以笔墨为桥,让两端的声都清晰可闻。

值得一提的是,抄写《佛说四十二章经》半个月时间,5000余字,对于一位年近六旬的书法家来说,体力和心力的消耗可想而知。但冯少鹏坚持下来了,而且字字不苟,笔笔见性。当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抄全本时,他说:“四十二章经是汉译第一经,在白马寺这个环境里,不抄全本,对不起这个缘。”

综观冯少鹏从大同到洛阳的这一程,他完成了两个“第一”:第一次将平城魏碑以60倍巨幅榜书的形式嵌入古城文旅空间,让魏碑成为城市可触摸的肌理;第一次以个人巡展的方式,用笔墨完整复刻了从平城到洛阳的北朝书风迁移之路,并在释源祖庭补上了《佛说四十二章经》这一文化拼图。

# 父女联袂丹青续缘 中山篆韵惊艳平城

本报记者 赵小霞

你会发现中山篆并非高不可攀的“天书”,许多字形与现代汉字一脉相承;细品笔意,更能窥见文字进化的轨迹。正如郝建文所言,每一个字皆有出处,比如《进取》一幅,便寄寓了对年轻人奋发向上的勉励。

此次展出的《追光》《慎思》《长乐》等小品,皆是郝建文专为展览创作的“能量补给”。“春和景明”寄托着他美好春天的向往,而“守金石之志,乘日月其怀”则将人格追求融入笔墨。他指着那个像人一样

挺直脊梁的“月”字笑道:“古人造字,刻在金石上的不仅是字形,更是气节。”

相较于父亲的雄浑大气,郝建文的作品尺幅精巧,却意蕴悠长。她以中山国文物为原型,创作了“中山幻想”系列,试图让沉睡两千多年的文物在现代场景中焕发新生。《开场》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铜鸟雀饰件,展现春风拂面之态;《龙吟》取材于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巨龙昂首,似在悬崖之颠沐浴山风,辅以蝴蝶柳絮,灵动非凡;另一幅以大尺

寸龙形玉佩为原型的作品,则融入了滹沱河的波涛意象,金文与水墨相辉映。

压轴之作《云中锦书》是专为大同绘制的。画右上角,北魏陶骆驼踏着丝路风尘走来,象征东西方文化交流;左下角,则是战国中山国的错金银器物。素雅的骆驼与繁复的莲花纹背景相映成趣,将北魏平城与战国中山国这两段游牧与农耕文明碰撞的辉煌历史,浓缩于方寸之间,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对话。

近日,《相遇大同》栏目走进大同市雕塑博物馆,探访“中山传韵 笔墨新生——郝建文、郝颖宇父女书画联展”。时隔三年,这对父女艺术家携全新力作重返大同。此前,他们在东南邑举办的“晋金光——中山之美书画联展”曾惊艳全城,让无数观众领略了战国中山篆的独特魅力。此番归来,新作既承古意,又融新思,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聆听笔墨背后的故事。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屏风背面的中山篆百家姓。这幅作品在安徽大学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徐在国教授的严格把关下完成。由于三器铭文中字数有限,部分姓氏通过参考晋系铭文或通假字补全,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确保溯源准确,与每一位观展的“姓氏主人”产生跨越千年的联结。

本次展览中,《北魏都城 塞上明珠》《云冈佛影》《悬空仙阁》《天下大同》等多幅作品,皆是父女二人对大同这座城市的深情礼赞。驻足《天下大同》前,



关注大同日报视频号 查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大同日报视频号 查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大同文化公众号 查看更多精彩花絮